

凤岗随笔

安宁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凤 岗 随 笔

安 宁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岗随笔/安宁著.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11

ISBN 7-81092-013-8

I. 凤... II. 安...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468 号

凤岗随笔

安宁 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编: 712100 电话: 029—709310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437

字数: 211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1092-013-8/I · 2

定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张 波

我与安宁同志共事多年，为人为职的心性和见识，颇有相通之处。安宁近以《凤岗随笔》见示并索为序引，此先也曾多次交谈著作的旨趣。我知其人，知其书，又知其所写皆西北农大逸闻旧事，故不敢以不文无暇之言推辞，反而萌生为同僚、为斯书、为老校、必也为之序的自信心，乃至蓄酿成一种责任感。

安宁《凤岗随笔》设置“人物篇”，其实他就是位当列传于篇中的人物，且不乏传奇色彩。安宁为西农子弟，杨凌土生水养，虽受良好的家教庭训，然以“文革”之变，命运不公正地将他拒于大学之外。参军五年复员时，命运又不无公正地把他转业到高校。回到西北农大后，即供职于校办，从洒扫庭除、收发公文做起，历秘书、主任、处长、校长助理，以至于副校长。先后侍奉辅佐康、万、张、荆、张等五位校长，历时二十年卓然立身于西农行政首府，一步一个事业脚印。安宁还留下另一行学业脚印，同样发人醒目。他不离职守，学而不已，干中学，学中干；才干大进，学业也大进。见之于学历，则达大专，至本科，而硕士研究生，还赴美国爱达荷大学专攻高教管理学。两行足迹，互相印证，成功的光彩道路显而易见，成才的艰苦心路更不难想见。

安宁崛起副校长职位，实属众望所归，校心所向。他于学校人事物业了若指掌，爱之惜之如家珍；教职工对安宁也深信厚爱，视为亲子兄弟。为人虚怀热情，然规矩原则固不可移；作风精干

潇洒，而勤谨笃实一丝不苟。至于他的副校长功绩、行政特色、管理要术，作为深知其人者，我以为仍为“安宁”二字，在保障学校的“安稳宁静”运行中，表现出独特的才能。安宁的职事分工广而不甚专一，机动性很强，也自称“不管部长”，实则他置身于学校日常复杂的矛盾事务之中，各种疑难杂症多经他一手处理。统筹管理能力极强，堪称协调高手。党政部门间的横向联系，院系间的纵向联络，以及纵横关系的交织，他能像治乱麻一样的理顺，再织网般的结合为整体。处理问题敢碰硬，也善于吃软。无原则的事，能大化小，小化了；关大局的事，能见微知著，小题成就大文章。当然，安宁并非完人，我的序言只是负责任地评价，他确是一个曾给西北农大带来“安宁”的实符其名的校级领导。

《凤岗随笔》其书，并非随心所欲之作，“随笔”只是谦词而已。我读罢掩卷细思，深感从形式、内容、宗旨诸方所隐含的非随意性，有必要进行一些认真的解析。全书奠定在坚实的文献资料和真切的事实基础上，其中大量取诸学校档案文库，许多事属本人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因此《随笔》体裁近于“实录”，宣扬在现代，可取信于人；传播于后世，则为真实史料。《随笔》异趣于记事散文，也摒弃人物报告之类文学形式，固然这是专业性限制，也是一种执着的自我选择。所记真人实事，所发真情实感，采用朴实无华的实录文体，合于校园流行的言语风格，宜于西农传统人文环境。

《随笔》所记内容有史、有实、有趣味；关心西农历史者，欲知往日西农大所历某事实情者，以及感兴趣学校历代人物逸事者，必然不忍释卷。近七十年的国立高校，历经风雨沧桑，建校

初始和久远之事，几度校史编写班子孜孜以求，终难得其细节全貌。《随笔》有关篇什散记大量确切史实，均得之于历年校发公文之中，若能举一反三，数十年学校发展轮廓，便可了然于心。《随笔》纪事有大量篇什多为身经目睹之事，有些曾成为热点舆论播扬，街谈巷议既久，难免添枝增叶，甚或以讹传讹。今事过境迁，由熟知校情校事的安宁校长，公开旧事原委，可以去伪存真，正视听，明事实，益于校史资料建设。学校地处关西人文名胜之地，建校数十年，人才辈出，《随笔》名流人物的专篇虽不算多，而零散于全书的人物事迹，仍然熠熠闪光。除伟人名师外，许多普通教师干部名字也活跃在书中，且凡普通人物，大都有许多发人深思的趣味之事，例如《部长“打官司”》所记西农大宣传部长与武装部长，为部门利益争执于大庭广众，矛盾冲突之中各显其能，读罢忍笑而思，实在敬佩当年中层干部的敬业精神，矛盾中见协调，冲突中见民主，部门中见全局，如此有趣的现象，竟然由文武两部长戏剧式地统一起来了，值得品味赏识。

关于本书的初衷和宗旨，安宁与我曾多次促膝相谈，颇有共识。我们主要观点是：第一，一个知名学校必须有相对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校史遗产是最可宝贵的办学资源，应该大力宣扬校史，继承优良学统校风，以图创新奋进；第二，盛世修志，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史志编纂蔚然成风，近年高校更出现各种记人叙事的回忆性文章书籍，形式生动活泼，师生喜闻乐见，可与校史校志相辅而行，共同颂扬着高校的历史文化；第三，我校有着颂传名人逸事的文化传统，成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可惜多为茶余饭后的侃谈或口耳相传，很少提升为文字形成的资产。“言而无文，传之不远”，谈资性的学校历史遗产如何开发张扬，形成文字性的

文化遗产传世于后人?值得珍惜研究,《凤岗随笔》欲现身说法,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所在,初衷可谓良苦。

序言之末,关于书名中“凤岗”之义,似有必要再加以说明。学校前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于渭水之北的黄土台塬坡头,附近有一村庄名张家岗,论地理系岐山之阳古周原的余脉。相传周初有“凤鸣岐山”之说,近年有好事者据以联想,称学校所在地为“凤岗”,这倒也不失风雅,现在校内书面语言中比较流行。这个概念有传世的可能性,因“凤岗”二字音义优美,且为这所美丽的校园,引伸出一个不无创新意义的典故。至于若干年之后,能否约定俗成一新地名概念,当是未来历史地理学家幸遇或不遇的问题了。

2002年9月3日 于不可斋

目 录

序	1
---------	---

人物篇

胡耀邦同志与西农	1
王震将军与西农	10
于右任先生与西北农专	17
一代宗师辛树帜	24
康迪院长二、三事	30
李约瑟博士、石声汉教授和西农	36
李秀先生小记	43
王志鹄先生与“思九厅”	48
送张校长北京赴任有感	51
读张波同志《祭嫂文》	57
王建辰教授二、三事	64

刘荫武教授和他的奶山羊·····	68
“鹏飞路”与“成功塔”·····	74
孙群：去也匆匆·····	79

纪事篇

凤岗轶事·····	83
校园晨曲·····	87
难忘的北京之夜·····	89
一枝一叶总关情·····	95
永恒的记忆·····	101
三号楼今昔·····	107
市场的变迁·····	114
丹凤纪行·····	121
西农外事之最·····	130
重温西农校歌·····	139
感悟生命·····	143
日军航空炸弹处置亲历记·····	145
部长“打官司”·····	149
如此打扫卫生·····	152
防空洞的故事·····	154
爱达荷印象·····	158

浮光掠影看香港·····	197
重访德国散记·····	209
拥抱明天·····	231
后记·····	256

胡耀邦同志与西农



1965年3月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
来我校视察工作时向学生讲话

1989年4月15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一颗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一盏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个忠诚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

胡耀邦同志 1915 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家境贫寒。他自小聪明过人，爱读书，善思考。1929 年冬，刚满 14 岁的胡耀邦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达 60 年的革命生涯。1930 年，15 岁的耀邦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大家都亲昵地叫他红小鬼。随后他又随部队参加了万里长征。1937 年 5 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 年任中央军委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晋察冀三、四纵队政委，参加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后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战斗。解放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1952 年，调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 年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文革期间，耀邦同志惨遭批斗，受尽磨难，但始终矢志不渝，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大胆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又具体组织和指挥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对于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对人们的精神禁锢，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党的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4 月 15 日，耀邦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给西农校园带来巨大的悲痛。西农人心里承受着巨大的不幸，也承接着全国人民对耀邦同志的爱戴和哀思。许多老西农人情不自禁地讲起耀邦同志和学校的故事，谈起他生前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

耀邦同志第一次来西农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他是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宝鸡战役指挥领导。1949 年 7 月初，

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部在遭到我军重创后，不甘失败，组织残部反扑关中，战斗呈拉锯状态。学校师生大部分已由我军安排转移，此时耀邦同志率十八兵团向宝鸡挺进，途经武功，部队在我校教学试验农场休息。耀邦同志利用休息时间参观了我校农场和果园。由于战事紧张，未能到教学区参观，但学校还是给他留下



胡耀邦同志在学校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

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他已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在团中央召开的第四次学校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还特意对我校团委书记贾永莹同志提到这段往事，谈到西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讲到：“我知道西农有个赵洪璋教授，在小麦育种上贡献很大。我希望西农的团员和青年也能像赵洪璋一样，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耀邦同志第二次来西农是在1965年3月。当时耀邦同志从团

中央调陕西工作不久，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他一到陕西，就深入陕南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陕南一些地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老百姓还有吃不饱肚子的。为了解决陕西的粮食增产问题，耀邦同志想到了陕西唯一的农业高校——西北农学院。为此，他专门来校召开了座谈会，详细听取了赵洪璋、李振声等一批专家教授关于发展陕西农业、增加粮食产量的意见，提出了打一场粮食生产的翻身仗的号召。在座谈会上，耀邦同志还详细了解了学校情况，听说学校的教授生活困难，没有油吃，也买不到蔬菜的反映后，耀邦同志当即问到：“武功县（当时杨陵隶属武功县）县委书记来了吗？”当武功县县委书记郭全茂忐忑不安地站起来后，耀邦同志语重心长地对郭全茂讲：“西北农学院对解决全省的粮食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住在武功，武功县委有责任帮助学校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问题。请县委考虑在学校附近划出 250 亩地，专门种菜，解决学校的吃菜和副食品供应问题，种菜的生产队农民的口粮改为政府供应。学校的食用油问题，县里解决如有困难，由省粮食部门统一调拨解决。我们再困难，也要解决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这次会后不久，武功县立即按耀邦同志的指示，在杨陵公社划出两个生产队专门种蔬菜供应学校。这一供应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老西农们每当忆及此事，无不怀念耀邦同志那种深入实际，实事求是，体察民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在这次会议期间，耀邦同志还专门抽出时间，到古农学研究室看望了老院长辛树帜先生。在听取了辛老关于古农学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后，他亲切地勉励辛老和古农室的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古农学研究做出新贡献，最后还高兴地与辛老和古农室的工作人员在图书馆前合影留念。

这时恰逢午饭时间，看到一群群西农学子走出教室，涌向食堂，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耀邦同志脸上流露出一股激情，当即对

随同的陈吾愚、马敬柯等同志一挥手说：“走！看看年轻人去。”说罢即快步朝学生食堂走去。

正是开饭时间，学生二食堂里人潮如流，摩肩接踵。大家谁也没注意到耀邦同志的到来。当学校党委书记陈吾愚同志在餐厅中大声宣布：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来看望大家啦！同学们才发现站在旁边的耀邦同志。大家呼啦一下围了过来，争相与耀邦同志握手问好。其他几个食堂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涌了过来，把个偌大的二食堂餐厅挤得水泄不通，后边的同学因看不到耀邦同志，便使劲向前拥挤，耀邦同志随机地拉过一张板凳站了上去，大声说：“同学们不要拥挤，今天是人头展览啊！……，我来看看同学们！”这时同学们热烈鼓掌请耀邦同志讲话，耀邦同志说“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大家，话就不多讲了，先欠个帐，下次再讲。”说罢，他低下头问团委书记马敬柯食堂中午做了什么饭，然后大声说：“现在宣布，午饭是米饭、面条，开饭！”在大家的欢笑声和掌声中，耀邦同志又仔细查看了学生三食堂，了解了饭菜质量、价格，询问学生的评价，并和炊管人员一一握手。事前未做任何安排，没有前呼后拥的众多警卫陪同，也未做任何长篇大论的讲话，耀邦同志以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姿态，就这样直接深入到青年学生中间……。耀邦同志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他了解年轻人，善于和他们交朋友，并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引导和影响青年干部。多年以后，许多当年在场的西农人还是津津有味地谈起这段往事，尤其对耀邦同志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那充满朝气的工作激情赞不绝口。

耀邦同志出身贫寒，初中还没读完，就参加了革命，半生戎马倥偬。但在革命斗争中，他始终坚持自学，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他曾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 5000 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一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要 14 年。20 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 40 多岁，就可以成为一个

学者了。”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学习，而且十分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与老院长辛树帜先生的书信交往，也是西农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耀邦同志在1973年5月11日给辛老的一封信。当时正是“文革”后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把国民经济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激起天怒人怨。在这种形势下，辛老仍在坚持着古农学研究工作。他将古农学研究工作计划和自己的新作《中国古代农书概说》寄给耀邦同志，并在附信中谈到自己的困惑和忧虑。收到辛老的信后，耀邦同志很快就亲笔复信：

树帜先生：

寄来的“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工作计划”和《中国古代农书概说》收到了。我还来不及拜读，但我对你和你的同事们的那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革命干劲，感到十分高兴和钦佩。

看来，我们的许多学者和科学家被文化大革命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风暴吓倒了。这当然是很可悲的。你知道，不断清除资产阶级思潮和不断缩小资产阶级权威市场，这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战斗任务，也是一切愿意献身人民事业的学者、科学家不断革命和自我改造的根本课题，如果我们这条战线的新老战士不是同我们一条心地在这样的顽强的斗争中前进，不怕失败，不怕跌跤，不怕重新改作，又怎么能把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加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造福于人民呢？

记得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同你握手向你问好时，特别称赞你的名字取得好，叫独树一帜，独树一帜好嘛。看来你没有忘记这句话。虽然我不清楚你和你的同事高举的这面旗帜的色度和亮度究竟怎么样，但你们毕竟仍然努力地举着前进。

算来你快到八十岁的高龄了。衷心地希望你在工作中注意保重身体！

胡耀邦

五月十一日

在这封亲笔复信中，体现了耀邦同志对辛老这样的党外老知识分子的尊重、期望和关心。对于辛老的担忧，耀邦同志并没有正面答复，而是从更高的境界给以引导，并鼓励辛老在学术研究上敢于独树一帜。从中可以看出耀邦同志的胸怀和工作方法。辛老之所以能在“文革”中那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古农学和水土保持学研究工作，应该说耀邦同志的关怀和复信给了他精神上的力量。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曾刊登记者所写的题为《六年两千件》的长篇通讯，详细记述了耀邦同志在总书记位上，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始终坚持阅批群众来信。在六年的工作中，直接批示的群众来信就达两千多件。今天当我们重读耀邦同志给辛老的信件时，仍能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之间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对耀邦同志坚持真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肃然起敬。

1987年7月，在西宝中线咸阳段的公路上，发生了有名的“咸阳道哨卡扣人事件”。哨卡的人员因检疫证问题与西农学生发生纠纷，事后哨卡人员对处理意见不满意，便寻衅堵截西农一切过往车辆。学校的周尧教授和李佩成副校长，在乘车赴西安开会的路上，被哨卡人员强行扣车，私拆车牌，限制人身自由。事情发生后，新华社记者于《内参》上做了报道。耀邦同志看到《内参》后，高度重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对于这一事件，当时社会上众说纷纭。耀邦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这绝不是一般的违纪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大事。他对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说：“周尧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竟遭扣人扣车，可见我们某些同志法制观念的淡薄，这是不能允许的。”“不管在过去的纠纷中哨卡有理无理，扣人就是无理，就是违法。扣全国政协委员、教授、副校长是违法，扣任何一个工人、农民、学生也是违法。旧社会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今天，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宪法、践踏法律的行为。”“我们是有法有天的。不管是谁，不管有什么